

72514/03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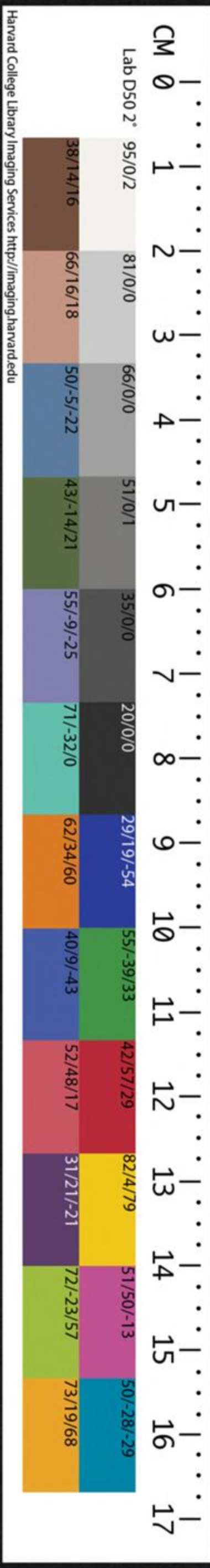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6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一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九號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歷代疏論卷第十七

通論

諸公即位正不正

魯之夫國

魯用郊

魯猶三壘

零閔兩東坡

大夫無遂事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曰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二月在三月而書三月者

渡邊
平心
清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七

通論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

魯之失國 穎濱

魯用郊 東坡

魯猶三壘 東坡

雩閔雨 東坡 劉蕢

大夫無遂事 東坡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曰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二月在三月而書三月者

渡邊千秋藏

小汀文庫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以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四者相須而不可去也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始終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成襄哀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位之禮者六桓莊閔僖宣昭是也先君不以其道

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逾年而后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魯之統方絕而未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公羊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定哀多微詞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得立是魯無君矣穀梁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是桓莊閔僖宣昭皆不書正月歟丘明無傳杜預之註略而不明而公穀之說又如

此故愚猶有言焉

魯之失國

穎濱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半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國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

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

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沒
不復見焉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
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力自斃君雖失衆而
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用郊

東坡曰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
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
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
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
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
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

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
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
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二書卜郊不
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
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
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
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
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
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
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

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
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
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
取焉

魯猶三望

東坡曰昔之論春秋書猶之義者皆曰猶者可以
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

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閏月不告朔猶
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
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
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
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
也春秋之書三望者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
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而穀梁以爲乃者亡乎人之詞也猶者
可以已之詞也夫郊記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極

言之焉耳故不郊猶三望者皆夫子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夫子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

雩閑雨

東坡曰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

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也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作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春秋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以爲旱之不

在乎日也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傳曰又雩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舉此以爲例

劉蕡曰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大夫無遂事

東坡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

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

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
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
皆譏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
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
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
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
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八

桓公

管仲不死 東坡

管仲相桓公 穎濱 東坡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

管仲四維論 柳州

管仲治兵 東坡 穎濱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

管仲無後 東坡

管仲子路 穎濱

桓公用管仲易牙豎刁開方 李翱 東坡

景公

晏子 穎濱

齊司寇對 程晏

梁丘據 柳州

司馬穰苴 東坡 穎濱

管仲不死

東坡曰管仲為仁則召忽為不仁歟曰否重力而行度德而處之管之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於其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時有小大耳

管仲相桓公

穎濱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惟不求而得之爾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陳平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或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嫡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所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

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欲僥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又曰先君嘗言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霸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入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况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

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
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旣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旣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耳

東坡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曰自兵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

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
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
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
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與國之禮則天子之
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
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
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請君既聽矣然
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
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
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聖振兵威可臨
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

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
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
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
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
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
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
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
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
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
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
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

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
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
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
侯疆域輿服噐玩禮樂法度征伐貢輸自齊魚鼈節
正節正卽定乃共盟曰有式約者當請命天子廢
其驕兇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
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
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
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聖
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
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德先

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民
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
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整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
列國罪予兇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
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
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
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
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
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
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

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
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
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
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
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
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
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
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卽亡矣秦於天下未
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
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爲也
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

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曰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
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竊見敬仲此
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之
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桓公爲五霸之首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
略雖關羽不能移焚勢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
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
信石顯而大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
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

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
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者有不
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
之謂也

管仲四維論

柳州曰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
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
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
者曰善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
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
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

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
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
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
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
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
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
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
義之絕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
乎人旣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
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仲治兵

東坡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

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

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
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
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
有鄉長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
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
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
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
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
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
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

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
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
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
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
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
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
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此
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
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
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穎濱曰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

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
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
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
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
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
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盟
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
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
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
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
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
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
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
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
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
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
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
下也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曰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
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
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

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
管仲無後

東坡曰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洪羊滅族韋堅王餽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管仲子路

穎濱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爲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爲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

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矣夫子
路自其誠身而爲之矣而其政未足以及民管仲
其政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
坵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亦子路之所不能
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
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
之所以不予也

桓公用管仲易牙豎刁開方

李翱曰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

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
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
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
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
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
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
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
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
之爲君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哉春秋曰夏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爲

桓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東坡曰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

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繳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而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

者不可自効吾虚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晏子

穎濱曰管仲以桓公霸然其身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仲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景莊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等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亦有所縱弛大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

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幸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齊司寇對

程晏曰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

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
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
寇其麤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
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
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
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麤鼠於
齊矣

梁丘據

柳州贊曰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
上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

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
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
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
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
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嗚呼豈唯賢不逮
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
孔瘁

司馬穰苴

東坡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
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
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

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言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穎濱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爲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爲之用命遂以成功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七年北燕伯疑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

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貳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會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爲潛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爲景公時耶事旣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爲孫武吳起立傳戰國雜說其妄者非一今皆正之矣然曹沫之劫齊威穰苴之卻燕晉游談著者時以藉口史記李克稱吳起穰苴且不能過魯仲連談燕將稱曹沫之盟其襲謬妄久矣

故特見于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九

襄公

公敗于泓 東坡 穎濱

獻公

世子申生 白樂天

荀息 東坡

文公

守原 柳州

文公霸 柳州

厲公

士燮 東坡

悼公

智罃趙武潁濱

平公

叔向潁濱

智伯

智伯之亡 柳州 溫公

通論

文公悼公 潁濱

晉之故封 柳州

公敗于泓

東坡曰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

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為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
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
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
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斲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
毛欺諸侯人能紆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
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鄆子而不忍
於重傷二毛此豈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
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
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
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
穆復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

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
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
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宋
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
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
曰圖王不成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
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
特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
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
是者多矣身死而論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
世者也

穎濱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過于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也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文王不過亦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爲者至矣始於其身而終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夫是以于羽可以格三苗固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况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盂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世子申生

白樂天曰晉侯以驪姬之感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

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
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為虞舜可也若
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
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
也三夫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
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
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
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
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
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

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
賈華叔堅驪顛彙虎持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卻
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
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
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
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
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
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
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
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

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荀息

東坡曰荀息疑於忠者也其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道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可得而名哉春秋不與荀息之為忠也推此而往則凡天下之得為正者庶乎不濫矣

守原

柳州曰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罪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

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復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文公霸

柳州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

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述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饋文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不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

能驩虞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
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
士燮

東坡口料敵勢之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
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
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師壓晉軍而陣諸將請從
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
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
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
大亂鄢陵之功資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

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
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
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
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
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
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翫其
寇讎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不悟者天絕之
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
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爾所
得者微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
喪其所守哉侈心一動物極而不能返家破身困

復欲治其故業豈可得耶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擾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智瑩趙武

穎濱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公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

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矣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耳文公之後前有智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智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留不與之戰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智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

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孟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此始晉爲盟主嘗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此始然此二者皆人情所不

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

叔向

穎濱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被其辱而國被其害可勝言哉無平丘

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智伯之亡

柳州設漁者對智伯曰智氏旣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恠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絃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鱣鯪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

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
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
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
秃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憎環坻淑而不
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
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
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
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
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
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稿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
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大

公者其得益大鈞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
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
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
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
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鯉鱸鰾也腦流骨腐於
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
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
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
膾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鱈遺胤莫不備
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
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

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鱣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

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

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
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
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
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
哉

文公悼公

潁濱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
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
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
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
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

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
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
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
應故雖取天下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
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庶幾王者之事也是
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
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累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
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
戰卒以斃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不以戰
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
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

不可必遷延稽留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
子將爲先穀而瑩將爲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鳶
晉之故封

柳州曰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
大陸靡之或魏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
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
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呀鬱怒
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攬秦搏齊當
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
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鳥
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
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
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
糜沸鼃鼃詭恠于于汨汨騰倒軼越委泊涯涘呀
呷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
裂轟雷努風撼顛于巘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
擢拔滿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
軸轡之所負撞檣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遁雨瞬
目而下者榛榛汙汙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
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
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

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九

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語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九

